

力佳先生 著

XIANGZHI

SUI JUN XING

相知 随君 行



郑州大学出版社

力佳先生 著

XIANGZHI

SUI JUN XING

相知
随君
行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知随君行/力佳先生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645-4178-1

I. ①相… II. ①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2767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889 mm×1 194 mm 1/16

印张:31.25

字数:743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4178-1

定价: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前言

本书讲述了一个悲情的家国故事，演绎了一段有违伦常却又十分真挚的悖情之爱。故事的起源是在很多年以前的木家庄，那里山清水秀，群山环抱，是个静谧安详的美丽所在。庄中生活着木姓族人，他们几百年前一脉相承，到如今也已近二十代人。而木家庄也有了数千人口，成了远近闻名的一处大庄院。

木力扬和木彦彦是木家庄中不同辈分的木氏后人，他们自幼熟识，可谓青梅竹马，在共同的经历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是木家庄毕竟存在了几百年，有着约定的庄规民俗，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更多的发展。于是他们只好把这份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为了逃避情感的困惑和世俗的指责，木力扬远走他乡，开始了自己的江湖之行。而木彦彦则躲避到山中，静心修炼。

学了一身好武艺的木力扬在江湖漂泊的途中，结识了美丽可爱的异国姑娘贺喜。天真单纯的贺喜对木力扬是一见钟情，自此以后甘愿相陪在木力扬的身边。在外奔波多日，木力扬探听到了北方的陈国欲攻取自己的母国南国的消息。于是他决定南下设法去报效自己的国家。终于有机会，他结识了自己国家的君主李庆，而李庆也对他一见投缘，深为赏识，很快就封他做了护卫将军，可以随时出入宫中。在这期间，李庆的妹妹芝兰公主结识了木力扬，慢慢地也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爱慕情愫。由于互为敌国的差异，贺喜不得不离开木力扬，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南国的国主李庆其实是个风流多才的皇帝，他有了自己宠爱的皇后娥儿，又喜欢上了单纯多情的娥儿妹妹嫫子，于是又将嫫子纳入宫中，姊妹二人共侍国君。娥儿和嫫子都是千娇百媚，能歌善舞，深得李庆的喜爱，两个人可谓是宠冠后宫。

不久以后，娥儿生病，木力扬便去山中为娥儿采药，又与木彦彦相遇。两人相聚，惊喜万分，痴爱之情再起。木彦彦便随木力扬去了京城，同时结识了与木力扬关系密切的马帮、漕帮兄弟，并与他们建立了不错的友谊，一起来帮助木力扬为国效力。

很快，北方的陈国出兵攻打南国，木力扬便请命去前线为国杀敌，而木彦彦也倾心相随。无奈陈国的势力强大，南国又有叛将投敌，南国吃了不少的败仗，领土在不断地丢失。而木力扬却一直在做着自己的努力，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拯救国家。

最终，陈国人攻陷了南国的京城，南国灭亡了，李庆、嫫子、芝兰等人也以身殉国。而一心抗敌的木力扬也给自己的家乡带来了灾难，陈国人要对一贯抗击他们的木力扬进行报复，于是就血洗了木家庄，庄中的数千口人一瞬之间殒命于陈国人的屠戮之下。

大战之后的木力扬和木彦彦回到了木家庄，却发现那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于是他们发誓复仇并最终手刃了残害木家庄的主凶。尔后两人隐匿于江湖之中。

本书人物众多，情节衍变。木家庄庄主木力天本是个有智有勇之人，终也难逃悖伦之情的纠

缠。木家庄人争争怨怨,却又能相互包容地生活在一起,传承着自己的家园。而南国之中,有忠臣,有奸佞,云云杂杂,又该如何评辩?这众多的人物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道德伦常,传统习惯,潜移默化,滋长在这众生之间。

本书颂扬了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宣扬了一种崇德尚爱、勇于奉献的价值观念。其主旨并无悖伦之意,而是渴望真情挚爱的相恋。至于故事究竟该如何评价,敬请诸位品鉴。

力佳先生

2016年4月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木家庄院	2
第二章 懵懂少年	14
第三章 南州挑战	27
第四章 庄事纷繁	39
第五章 红手难牵	51
第六章 初起烽烟	63
第七章 北山遇险	75
第八章 寻凶中原	86
第九章 边城失陷	98
第十章 相持之间	109
第十一章 风月无限	121
第十二章 红袖香添	133
第十三章 安州历难	145
第十四章 江湖迷幻	156
第十五章 任重道远	167
第十六章 情难遂愿	179
第十七章 孤芳自怜	191
第十八章 佳人相伴	204
第十九章 情义金兰	216
第二十章 痴女无怨	228
第二十一章 且庆团圆	240
第二十二章 军国纠缠	252

第二十三章	钟声涅槃	265
第二十四章	谍使谋乱	276
第二十五章	宝山剑闪	288
第二十六章	玉体欠安	300
第二十七章	采药南山	312
第二十八章	难解情缘	328
第二十九章	诸事连连	341
第三十章	庄位争端	353
第三十一章	边州前线	365
第三十二章	后军叛变	379
第三十三章	督战前沿	391
第三十四章	驿州奇断	403
第三十五章	赤肝义胆	415
第三十六章	国事维艰	427
第三十七章	桐州夺船	439
第三十八章	潇潇江南	453
第三十九章	血染城垣	466
第四十章	志士红颜	480
尾声		493



楔子

尘世茫茫，俗事苍苍。
 所谓斯人，偶居一方。
 我心何在，我情何向。
 唯有我人，牵伴永常。

四百多年前，兵戈铁马，诸国纷争，烟云四起，战事连绵。黎民百姓时常处于惶惑和恐惧之中，难得享受太平清闲的好日子。于是乎，人怨沸腾，人们或奔走，或隐匿，四海为家，期望寻找属于自己的安享净土。一位木姓年轻人与他的爱侣在失去自己的亲人和故土之后，信马由缰，来到了一处山清水秀的风水之地，此处四面环山，草木青翠，而又渺无人烟，与世隔绝，二人便决定留下来，伐木搭舍，择一处背山面水之地，过自己逍遥于尘世的生活，歌曰：

避乱世以求逍遥兮
 择空旷而独我
 求宁静以慰平生兮
 非致远难以超脱

看祥云悠悠兮吾独赏
 觅青草葱葱兮驰奔马
 并尘世与共尽兮
 邀佳人与天地同在

夫妇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勤勤恳恳，互敬互爱，独享世外桃源恬淡幽清之美。多年以后他们生有五子二女，故事即从几百年后的木氏家族写起，诸君且请看数百年之后的一部家国传奇。



第一章 木家庄院

丁零钟声，敲醒几处庄院；沉沉暮霭，惊醒几许世人。世事变迁，人间更替，总也抓不住一抹历史云烟。人生若何，生命何为，谁也找不到一个准确答案。岁月走了，悄无声息，一晃几百年，而斯人在矣，谁人在矣，有的只是不断的变幻。故人去了，新人来了，就这样年复一年。木家庄留下了，在子孙的世代繁衍中，壮大发展，现如今只是一个名字，就叫了几百年。八百里山川沟壑，从东到西，曲曲弯弯，找不到头，看不到边，却因为一个名字而响亮，那就是木家庄院。

木家庄在世人眼里，在江湖之中，早已是大名鼎鼎。在经历了数百年后，它已经家大业大，傲占一方。庄院在群山环抱之中，依山而建，面前一条清澈的河流，四季不断，山上则青草茂盛，绿树葱葱。其西侧山峰高耸，悬崖陡峭，是一片人迹罕至之地。庄东侧则有一条宽敞大道，可通达山外之地。整个庄院就是一片青灰色的建筑，灰色的石头砌成的垣墙，青色的石板铺成的道路，还有那许多的青色的砖和石建成的房子，装点有红漆的雕木，绵延至数里之遥。庄园之大，已蔚为可观。

木氏家族秉承祖制，由先祖算起，按五门订立家谱，即先祖五子各为一门。现族人已有数千之众，庄主之位已传至长门第十八代孙。庄中议事均在木家祠堂，祠堂位于庄内中心位置，正中三层青砖楼房，巍峨矗立，为本庄最高建筑，东、西两侧各有一排青砖瓦房，中间是一片开阔场地。庄主木力天是长门第十八代长孙，其人精明豁达，办事干练，深得庄中长者信赖，年三十有余便登上庄主之位。

此时，年节将近，庄中诸多事宜需一起商酌，庄主木力天便约副庄主木仁宣及各门议事共同议定。副庄主木仁宣是四门第十七世孙。庄内议事每月一次，由庄主、副庄主及各门推送一名议事人参加。特别时期，另行约定，并可邀约庄中族长及庄内品德才高者参与。凡此种种，不需赘述。

“诸位，”木力天道，“我庄自先祖始，已历经四百余年，过了十几代太平日子，现如今是人丁兴旺，蓬勃发展，族人、客户、庄丁已达数千之众，已可谓家大业大，诸事繁杂。而如今天下时局又陷入动荡，诸国纷争再起，恐难续平安。况我庄地处诸国边境，一旦战事起来，定难逃纷扰。我辈当存所备，以佑我木家庄院。”

“庄主所言甚是，”二门议事十七世孙木仁太道，“先祖为避战乱，来到这里，寻得这一片清静之地，就是为了躲避世间纷争。可现如今，已大不相同，木家庄早已名声在外，江湖之中威名远扬，举庄所到之处，也亦尽显世间繁华，如此世局之下，恐再难以隐匿。”

“现如今计，理应多加防范，”副庄主木仁宣道，“而世局难料，恐非我等能掌控。唯有勤加练



兵，固我主体，方能一御外辱。”

“宣哥所言不差，”五门议事十七世孙木仁顺道：“我庄应广结善缘，洞察时局，与周边善结良盟，边城距我处不足百里，应多为走动。现如今，为长久之计，对外交好，对内修为，当为可行之法。若使庄院后继存力，当对庄内子弟严加管束，督学勤勉，造就一批可用之才，是为大计。”

“庄中子弟多在学堂念书习武，我等应多去察看，时已岁末，可多加考核，以示勉进。”木仁宣道。

“如此，可于学堂之内进行一次文武比试，我等及族老前去观赛，且看如何。”木力天道。

“大哥吩咐，我去安排。”长门议事十八世孙木力春道。

这八百里山川，名曰青峰，其间沟谷甚多，而有人居者不过半数。这本是一片水草丰美之地，气候适宜，物产富饶，山中诸多珍奇不堪其数。冬有雪，夏有雨，春与秋间绿野遍地，难得的一幅人间美景。木家庄所处近于山脉腹心地段，故而周边山峰连绵，人烟稀少。木家庄兴起之后，才有了这一块繁华之地。木氏后人，不负先祖之恩，脱颖而出，亦有多人成为国之栋梁，戍边卫家，屡立功勋。因而致使木家庄声名远播，使江湖之人，敬而仰之，期盼与之结缘，多为获益。

清早的钟声未响，木家庄第十六世孙木忠尚已然早起。他是学堂堂主，每日晨练已成其必修之课。他继承和改进了木家所创的木氏健身法，使武学与健身更好地结合起来，强健体魄，益寿延年。在料峭的寒风中，木忠尚舒展双臂，徐徐而动，四肢，上身，体随心动，一气下来，一整套木氏健身法已演练完毕，如此反复，气定神闲。木忠尚演练结束，松了一口气，方开始轻松漫步，木家学堂近在木家祠堂隔壁，正门处“木家学堂”四个字清晰入目，学堂内曲径回廊，绿树成荫，各学馆错落有致，交互相连，学馆后面便是一片宽阔的练武场。

木忠尚转过身处，迎面走来一少年。此时天光未亮，薄雾熹微。少年见到木忠尚急忙问好：“尚爷爷。”

木忠尚则微笑应答。

过来之人即木氏五门十八世孙木力扬。此少年眉目清秀，样貌俊美，身材颀长，清丽而不俗，奢华而不娇，虽介凡尘而不尘，眉宇之间英气渐露，一副少年老成的感觉。

木力扬问过，便在木忠尚的指导下开始习武。

“习武之道，在乎根本，”木忠尚道，“固定根基，非一日之功。你且须谨记，要习而不辍，方可见修为。”

木氏家族武学渊源深厚，其先祖乃当年侠士，自有一派武林绝学。曾与江湖之中纵横捭阖，屡见功力，后为避乱世而归隐，遂将自家身法修为集结一成，传于后世子孙。木氏家族后代不敢忘却祖训，因而勤习之。木氏后人经历十几代变迁，已将武学分门别类，融进武学修身养性之美，结合强体健魄之道，广为补益，始成一方强身博弈之真传。

少练基本功，日日不间断。

勤哉美少年，终将大收成。

木忠尚已将基本功法授予木力扬，见其能坚持不懈，无须督勉，心中甚感欣慰。



早学之时，木力扬又是第一个坐于学馆之中。他展开书卷，潜声默诵：“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葛兮……”

正当木力扬默念之际，一个身影闪入学馆之内，还未等木力扬抬头，那人便道：“力扬叔叔，又是你，来得总是那么早。”

因是私家学堂，木家庄一直未禁止女孩子入学读书。

赶巧的是进来的人正是庄主木力天的女儿木彦彦，她仅比木力扬小半岁，算是同龄人。此女子天性活泼，天资聪慧，是庄内女孩中的佼佼者。她容貌秀丽，肤色红润，体态优雅，亭亭玉立，举手投足之间一股飒爽之气。她在家中是长女，木力天对其宠爱有加。

未开言时常含笑，肤如脂玉面如花。木彦彦称得上是那种开朗娇美的女孩子。

“彦彦，你心情不错。”木力扬笑道。

“当然，没什么不高兴的，就要开心喽，”木彦彦笑道，“对了，我要告诉你，今年的考试要隆重了。”

“那有什么好的，我们每年都要考试，还不一样。”木力扬答道。

“以往的考试，多是学堂的，今年不一样。庄主要看看你们的真本事，文试、武试，他都要和族长们一起前来。尤其是武试，要玩真功夫，”木彦彦笑道，“我知道力扬叔叔一直很棒，我也想见识见识。”

说话之间，晨读开始了，木家学堂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

清秀少年郎，端坐书桌旁，琅琅读书声，飘于晴空上。

木力扬之家就在学堂东侧，其父木仁和是庄内医生，家中有医馆。木仁和擅长中医，为人厚道，医术精湛，深受庄内之人敬重，其针灸、推拿堪有一绝。闲来之余，木仁和还常配些药膏、药丸，以备庄人不时之需。

闲来无事，便读圣贤书。木仁和除了医学之外，还深谙儒学之道。在家中教子，便以立人立事为根本，给木力扬灌输了不少的儒家思想、君子之道。

医馆内暂无闲人，木仁和便取药碾子来碾碎一些中草药，好让病人服用。木力扬上前去帮忙，木仁和便索性交给儿子做，自己则在一旁用铡刀将那些长条形的中药一片片切碎。木力扬坐在小凳上，两腿展开，双手握住碾碾子的把柄，一来一回，反反复复，便见得碾子里面的草药一点点变碎了。

屏息静气，双臂用力。木力扬很早的时候便帮助父亲碾药，早已经驾轻就熟，两臂累了的时候，便可用双足放在碾柄口，一样可以轻松自如地碾药。时时修为，自觉双臂两腿格外轻松，木力扬很乐意做这样的事情，而在这样的运动中也不自觉地把自已学的武功心法融入了进去。

“今天读了哪些文章？”木仁和问道。

“读了《论语》。”木力扬答道。

“有所悟乎？”

“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要我们勤学习、勤思考，人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才能进步，在反复不停的思考中得到智慧。”



“书念得还不错，有长进。”木仁和赞道，“写十副对联吧。”

“遵命。”木力扬爽快应答。

父子俩正在说话，木仁顺进来了，木力扬忙叫声：“二叔。”

“好小子，干活呢，”木仁顺道，“有空跟我去练箭。”

“悉听叔叔教诲。”木力扬笑应。

木仁和招呼弟弟一旁说话。木仁顺道：“大哥，近门几位兄弟想请大哥一起喝酒。”

“到我这儿吧，我让你嫂子备些酒菜。”木仁和道。

“大哥爽快，我去约人。”木仁顺应道。

正说话间，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闪身进了门，看见木力扬便道：“哥哥，让我玩会儿。”说着便上来抢夺木力扬手中的碾柄。

“这小子，见了叔叔也不问好。”木仁顺喝道。

“力强，一边去，你尽帮倒忙。”木力扬斥道。

木仁顺在一旁看着，对木仁和道：“这小子顽皮，比力扬淘气多了。”

“尚不明事，尚不明事。”木仁和浅声笑应。

木力扬的家是一套整齐的四方院落，前院为医馆，后院为住房，后院东西两侧各有厢房两间，东为厨房，西为客房。

木仁顺所谓的近门，即尽皆是五门之后，五代以内的近亲。这在庄上叫未出五服一家人，老人有故，皆要守灵挂丧。

天刚刚黑，木仁顺和几个堂兄弟、从堂兄弟便如约到了。木仁和便招呼大家入座，安排酒菜，木力扬上前帮忙倒酒端菜。

“小子，今年十几了？”一位堂叔显然是明知故问。

“十四，”木力扬答道，“一会儿我给叔叔敬一杯。”

“好嘞，娃子有出息，书念得好，武艺也练得不错，叔叔看好你哟。”堂叔笑赞。

木力扬敬完酒，便回房看书去了。木仁和哥几个玩些酒令，边喝边聊。

“大哥，有些事我早有些心里不顺了，”木仁顺喝了些酒，开口道，“你是我们兄弟之长，有些事也总要帮我们拿些主见，撑些门面。”

“也就是，”一旁的堂弟木仁信插话道，“多年以来，庄主之位由长门坐着，我们五门却只有看的份。可如今，形势不同了，我们已不再弱小，精壮男丁已压倒长门。即便是势均力敌，我们也大可有一争啊。”

“不错，”木仁顺道，“如今我们士气正盛，后继有人，没必要总是被别人压着。可气的是，庄内的好事也总让他们长门占了，庄内两件大事：一是习武堂，由木力春掌管，庄内武装真的成了木力天的了。我那么勤奋练武，武学修为哪一点比不上木力春，到头来也只弄个副堂主。另一件是庄内商会，由木力秋掌管，庄内来来往往、买买卖卖还不是都要经木力秋之手。”

“其实，我们五门人才一点也不逊于长门，谁不希望自家门户能兴旺发达，可是我们在庄内连份好差事也没有。就祖上事说，他们长门出过将军，可我们五门也出过府员，谁也不比谁差多



少。”另一位堂弟插话道。

“我说，大哥，很多事我们可需要去争。”木仁顺说道。

“是啊，我们大哥一向仁厚，不与人争，可有些事等不来。我们都知道大哥你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庄内无超越之人。即便是大哥你不争，你也要为我们主事啊。”木仁信道。

大家看着木仁和。

木仁和啞口酒：“举庄之事，你知我知，大家皆知。就是有一件事很多人不明白，就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大家但求相安多好，又何必争来争去。为兄活了几十年，经历了很多事，从过去的太平日子到现在的诸国争战，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太平使人安享，争战生灭涂炭，所以争下来没有一个好结果。”

“大哥书读多了，变迁腐了，想得多了，胆变小了。”木仁顺显然有情绪。

“可我们五门有一个好苗子，”木仁信道，“力扬可是同龄人中的翘楚，是我们五门的希望。”

大家异口称是。

木仁和道：“力扬才气不错，自有其发展。但眼下时局动荡，木家庄未来之事亦未可知，我们还是不要勉强了，望各位少给他灌输些庄内争斗的思想。”

众兄弟互相看了看，相顾无言。

“还是喝酒吧。”木仁和劝道。

“对了，还有一件事，也令我心里不顺，”木仁顺抿了一口酒，“你说一直以来，医馆都是我们家开，可最近，二门木仁康那家伙却也挂起了门脸，开起了医馆，你说气不气人。我真的想给他砸了去。本来我和仁太哥一直交好，还想让他站我们五门这边说话，看这弄的。”

“仁康那家伙半路出家，三十多岁了自学起了医道，真的能有个什么水平。”一位堂弟道。

“还是我们大哥就没有去争一句言。”木仁顺叹道。

“他开他的医馆，我争什么言，”木仁和接道，仿佛并没有拿这当回事，“医学不是拿嘴用来吹的。”

那个木仁康就会夸夸其谈。要说这事庄主也应该发个话，不是什么人都能开医馆的。”木仁信接道。

“总有一天，我要去争这庄主之位，好和他们理清个是非曲直。”木仁顺咬了咬牙，赌气道。

过了一日，赶上学休天，阳光明媚。木仁顺上午便来到哥哥家，瞅着木力扬喊道：“小子，跟叔叔去练箭，顺便带几只野物回来。”

木力扬欣然答应，说道：“带力华一起去吧。”

“仁太哥那小子，不错，我喜欢。”木仁顺答道。

于是，叔侄三个骑马来到后山坡上，寻了一块平坦之处停了下来。木仁顺准备好箭靶，说道：“练箭要循序渐进，先静后动。我知道你们的静射功底已经不错，但今天正是要从静射练起，然后再练习跑动中射箭，最后是马上骑射。”

冬日的山坡空旷辽阔，萋草微微，习风不至，阳光温暖而和煦。

木力扬和木力华便按照木仁顺的吩咐开始练箭，几番练习下来，还是木力扬胜了一筹。

木力华道：“我怎么能赶上你呢？”



“那就加把劲吧，咱们比比看。”木力扬笑道。

“对，好兄弟就一起努力。”木仁顺勉励他们。

“会的，我们一定会的。”两个孩子一起回答。

木力天既是长门长孙，又是木家庄主，自然住在庄中除祠堂外最高处位置。其家三进院落，门前一对石狮镇守，很是威武气派。木力天除长女木彦彦外，还有两个儿子，木彦超、木彦阳，木彦超十余岁，木彦阳八九岁，平时都在学堂念书习武。

木力天来到后院，却见木彦彦一个人在练剑。木彦彦自然练的是木氏剑法，起、承、转、合，尚都精准。木力天走上前去，对女儿又加一些指导。

演练完毕，木彦彦陪父亲落座，说道：“爹爹，女儿有一事求您。”

“什么事，跟爹爹这么客气？”木力天笑道。

“我想参加今年的比武。”木彦彦说道。

“比武都是男孩子的事，你一个女孩子家去掺和什么。”木力天拒绝道。

“女儿就是想看看自己这几年武学得怎么样，就是要和男孩子比一比。”木彦彦答道。

“准你去学堂念书习武，已是为父十分开明了。你不要再提过多要求了。”木力天答道。

“爹爹也真是重男轻女。”木彦彦赌气道。

“这倒也不是，你在爹心中什么位置你还不知道吗？女孩子还是少抛头露面为好。”木力天劝道。

“我就是要比武，你不准就是你轻视女儿。过去还曾有女将军的，女儿就不能比武？我一定要参加，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上阵杀敌呢。”木彦彦答道。

“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木力天斥道。

“我就是想参加。”木彦彦争道。

“我不跟你理论了，回头让你娘给你说话。”木力天转身赌气走了。

“我才不怕。”木彦彦也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顷刻之间，父女在一起和谐的画面消失了。

学馆之内，木彦彦一个人在静坐。也许是因为和父亲的分歧，木彦彦显得不那么高兴。

“嘿，彦彦，听说你要比武？”木氏三门第十八代孙木力业不知什么时候悄然来到木彦彦身边。还没等木彦彦答话，木力业接着道：“咱们学馆谁最强，你知道，当然是木力扬了。”

木力业一副顽皮的表情：“所以，我送你几句话，赢了木力扬，本庄你最强，大家来学习，你来当榜样。嗨，得，得。”

木力业就是馆内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不爱学习，却专爱捉弄人、挑个事。有时惹不起了，就拿木力扬来罩着。所以，很多时候，他都爱跟着木力扬玩。

木力业正在得意，却被旁边一个女孩子斥道：“一个叔叔，却拿侄女开玩笑，羞不羞你。”

说话的是木彦彦最要好的朋友，副庄主木仁宣的女儿木力兰。

“什么叔叔，什么侄女，我是谁的叔叔，她是谁的侄女，大家一起来读书，就不是叔叔侄女。”木



力业诙谐地笑答。

“好没臊，读了书，你就不是叔叔，她就不是侄女？难道还能一笔写成两个木字吗？”木力兰继续斥责。

“我且不和你理论。”木力业闪身溜了。

木力兰便坐下来和木彦彦一起搭话。她是那种很沉着稳重的女孩子，遇事的时候一定很有主见，而且是非分明，通达情理。木彦彦很喜欢和她在一起，两人做伴的时候，木彦彦就会觉得有了根主心骨。

文试那天，天空明朗，万里无云，微风丝丝略染寒意。庄主木力天和庄内族长二门第十六世孙木忠义等来到学堂。考场静谧，学堂肃穆。木力天等一行人一番巡察，便去学馆落座。

次日，考卷评出，木忠尚将所试成绩向木力天、木忠义等做了汇报，又将考评中最优的两份考卷交与木力天、木忠义等赏阅。

第一名，木力扬；第二名，木彦彦。

“甚好，甚好。”木力天看着女儿的试卷不由说道。

“父虎女强，庄主之喜，”木忠尚赞道，“彦彦若是一男儿身，必是可造之材。”

木力天点了点头。

“此次文试本家子弟力华、力兰也都不错。庄中客户的几名学子亦有表现甚佳者，我辈甚慰。”木忠尚继续道。

“如此时局动荡之时，待这些孩子学业修满，可鼓励他们参与科考，博取功名，以效仿我辈先人，报效国家。此乃我木家庄之大幸矣、之大事矣，诸位应慎重、慎重。”族长木忠义说道。

又一日，武试开始。天气还不错，虽无艳阳，但天空亦明朗。只是不时飘过几朵云彩，在浩瀚的天际之间消失了，又涌现出来，如此之一而再，再而三。

学堂练武场，早已搭好了演武台。庄中不少人等前来观看，庄主木力天及族老木忠义等中间就座，比武分表演和格斗，依次进行。

表演有拳脚、兵器、射箭，根据每个人的表现由庄内行家们评判。格斗两两进行，走至最后决出优胜者。

武试最精彩的部分当然是最后的格斗了，不出众人所料，决赛在木力扬和木力华之间进行。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木力扬取胜。

正在这时，一个女孩子跳上武台，此女正是木彦彦，朗声道：“我要挑战木力扬。”

台下的木力业看见了，高声喊道：“赢了木力扬，本庄你最强。”

于是大家一片哗然，也有一起跟着呼喊的。

“怎么办？大哥。”身为庄中习武堂主的木力春向木力天道。

“不像话，把她喊下来。”木力天道。

“还是孩子嘛，让他们比试一下又何妨，”木忠尚劝道，“再说，这也是对他们一个很好的锻炼。”

木力业依然在喊：“赢了木力扬，本庄你最强，大家来学习，你来当榜样。”



台上的木力扬则悄声对木彦彦说：“我不想和你打。”

“为什么？我偏要。”木彦彦话音未落已展开了攻势。

于是木家庄人第一次在练武台上看到了自家女孩的风采。

几个回合下来，两个人倒也打个平手。木力扬卖个破绽，退出了比赛。

木力业则在台下喊：“打赢喽。”

学堂堂主木忠尚于是宣布比赛结束。

众行家根据每个学生的表现，确定比赛结果。

第一名木力扬，第三名木力华，第三名尹云飞。

尹云飞是来自木家庄客户的孩子，他身上一样有木家人的血统，是木家人的外孙。

武试过后，大伙一高兴，便将这前三名的学子来了个封号，谓之木家庄三杰。

木彦彦回去后心里非常不高兴，同样是学子，为什么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差别就那么大呢？

她在心里深深思索，想要找到一个能让她安慰的答案，然而她不知道，现实没法给她一个回答。

快过节了，学堂停了课。木力扬依然是有时间了还来学堂里念书习武。坐在宁静的学堂里，木力扬似乎心有所思，神不在焉。转过身去，他看到一个身影，木彦彦。木彦彦也看见了他，遂来到木力扬近前。木力扬发现木彦彦似乎比以前多了几丝忧郁。

“你经常来吗？”木彦彦问道。

“是，这里安静好读书。”木力扬道。

“太不公平了。”木彦彦叹口气，有些不平衡。

“还在生气？”木力扬似在安慰。

“为什么我们女孩子这么没地位？”木彦彦依然抱怨。

“你受委屈了。”木力扬显然很是关心。

“我只是不想要你让着我。”木彦彦道。

“我打赢了女孩子也不光彩。”木力扬解释。

“还说女孩子。”木彦彦瞥了木力扬一眼。

“对不起，”木力扬忙道歉，“其实我们在一起读书这几年，想起来挺好的。虽然平时说话不多，但见到了都很关心。”

“是的。你我虽为叔侄，那都是祖宗们的事，但能同宗一场，我也觉得挺好的，”木彦彦瞬间心里轻松了不少，“力扬叔叔！以后有什么事了，你也别忘了我。”

木力扬也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今天，看见你，心情好多了。不然不知会郁闷多少天呢，只怕连年节也过不好了。谢谢你啦！”木彦彦微笑了。

落雪了，天地间一片洁白。木家庄在群山环抱之中格外宁静安详。这白色无瑕的外衣，包裹着木家庄在沉静地叙说着冬天的故事。

瑞雪纷纷下不停，一年四季好光景。



木力扬家的医馆内，木仁和正在书案前写春联，木力扬则站在一边帮忙。每年的这个时候，庄上的很多人都要来木仁和这里寻求春联回家张贴，以示过年之喜庆。木仁和一手好书法，也乐于助人，庄上人谁来求，他都会写上一副奉送。这几乎已成了多年来木家庄的惯例。

“这里面有我写的对联哟。”木力扬在一旁说道。

“当然，你写得还不错，我就选来用了。”木仁和道。

“爹爹，让我也写一副试试吧。”木力扬求道。

“好啊，那你可好好写，要是没人要了，你就贴到自己门上，”木仁和道，“你看这门外光景，有何感触，能否写副新对？”

“即兴发挥，没问题，爹爹请看好。”木力扬道。

木力扬望了望门外雪景，便在案边打了个草稿，方才动手郑重书写。

瑞雪纷纷接天连地

喜气盈盈迎春纳节

润满人间

不知不觉间，一个身影出现在木力扬旁边。来人道：

“即景而作，不错，你还有这一手？”

“彦彦，你怎么来了？”木力扬惊道，“就是给父亲瞎帮忙呗。你有事？”

“我母亲受了点寒，有些咳嗽，我来帮她拿些药。”木彦彦答道。

“我父亲刚去了后院，那我喊他。”木力扬答道。

“不急，让我看会儿你写春联呗。”木彦彦笑道。

“我哪里会，不过是瞎折腾。”木力扬怯道。

“写得挺不错的，我以往没发现。”木彦彦接道。

木力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木彦彦也似乎有些得意地看了看木力扬。

“你母亲只是受些风寒，有咳嗽的症状吗？我父亲有配好的药，我来帮你找找。”木力扬问道。

“是，”木彦彦看着木力扬在药柜前的样子，“别说，你还有点像个小医生。”

“我哪里像，治病救人，马虎不得的，”木力扬讪笑道，“我只是经常泡在医馆里，略懂些皮毛而已。要说些什么医学，我差得太远了，当不了医生的。”

可木彦彦却依然是一副羡慕的眼光看着木力扬。

许久，木彦彦喊了声“力扬叔叔”，却停在那里。

“什么事？”木力扬问道。

“没事，”木彦彦答道，“我只是想叫你一声，我想听到我称呼你叔叔时的感觉。”

木彦彦一副天真的表情，还真的像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年节一天天近了，这几天的时间木力扬的母亲冯玉秀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忙活。家中只有一个帮工小娥，所以大部分的活计冯玉秀都要亲手去做。